

《刘氏女》的出现,挑战着半死不活絮烦浅浮的叙事现状,她不圆润,不油滑,甚至不纯熟。作者凭借自己的非专业性,或者更容易持守好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风格,给读者辟出新角度和新传奇。

章氏之猛：挑战絮烦浅浮的叙事现状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小妮



章诒和近照



《刘氏女》封面

年近 70 岁的章诒和推出她的第一部虚构作品《刘氏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5 月)一书读起来很顺畅,一口气能读完。随后的十天里,我总在梳理书中的章氏痕迹,忽然脑子里跳出一个词:“章氏之猛”。

以杀夫者刘月影的遭遇为主线的《刘氏女》,以鲜明强烈的惊悚加传奇的面貌出现,透射出了它对故事本身的超越,这本书的意义也许还在于启动和激活了被无知觉中适应着的现实空间。

惊悚接踵

《刘氏女》以惊悚的方式出现。监狱或劳改营是一个出故事的地方。因场合的绝对封闭和人员的特殊组成,它在写作上独立为一个类型化的族群。虽然在小说中,章诒和同样说“人进了监狱,就都没良心”,但《刘氏女》和很多同题材小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首先,作者选择它作为自己晚年新的写作尝试,而有别于以博取读者的好奇心的写作。

《刘氏女》表层的情节推动在于惊悚接二连三地发生。小说从饥饿开始,饿到“快要断气,恨不得有人过来一把掐死自己”,然后是指派女犯杀猪,当刘月影反驳说自己不会杀猪,招来的是严词呵斥:“放屁,你杀人都杀得来。”这是主人公的出场。接着是劳改营里的骂人,满嘴脏话的易疯子告诉同伴:“我只会骂人,不会说话。”而原本极反感口出脏话的张雨荷,在搪瓷盅里摸了一手死人的痰之后,忽然想骂人,要“骂出世界上最难听的话”。当处置忽然病死的女犯留下的变了色的一片肉时,有人急切地拎起肉片“直塞口腔”,随后,众女犯把临时墓穴挖在了石头上,最终死者只能翘着上身入土。

作者设置的故事在一步步挑战人类感官的接受限度。到第四节,才写到故事之核:刘月影杀夫。听起来耸动的杀人理由并不复杂,显然它不仅属于某个特定年代:城里人比农村人强一百万倍的观念,强加的包办婚姻,相亲时隐瞒疾病,婚后丈夫反复病发,就是这些,让一个女人蓄谋杀了人。这“恶向胆边生”的蓄谋,不仅经过精心准备和筹划,杀人者为销尸灭迹,还镇定如腌泡菜一样,把丈夫肢解了加盐,腌在坛子里存放在卧室床下。而腌制尸体的场面被只有一岁多的儿子目击,并在平安无事两年后,用一句“妈,你腌的爸爸的肉,该吃得了吧”而暴露。传奇到这里并未结束,获无期徒刑的刘月影因在监狱火灾中救助两个女犯被减刑,刑满释放后,她满怀期待去探望儿子,备遭冷漠和绝情,最后在劳改营中经历短暂无果的爱情。这就是《刘氏女》的故事主线,而伴随着主线的,是贯穿全书的耸人听闻的传奇,作者的亲历者身份,使得她对故事握有极具挑战的惊悚程度和密度。

如果说章诒和写作《刘氏女》是想以惊悚争得读者,不如说是以说出曾经的惊悚而获取解脱和自救。作为亲历者讲述出来的传奇,一定是久存于作者内心的,梦魇似的,长久又不间断地侵扰其正常生活的。

真正的写作首先只能是自救,然后才可能惠及阅读者。

温情持续

在不松懈的耸人听闻的同时,章诒和的笔下潜行着和惊悚同样力度的温情。

曾经震惊全城的杀夫者刘月影,她的第一次正面出现,是个靠着墙根纳鞋底 的安静女人,而且有美的形体。她默默为儿子做鞋,默默积攒去看儿子的钱,精心保留儿子的来信,她给代笔写年度总结的、有知识的狱友张雨荷点燃炭炉,煮养胃红茶,刑满释放后,她用大红头巾蓝棉袄黑灯心绒裤子精心打扮好自己,上路去看儿子,在被儿子冷漠拒绝离开前,给儿子的袜子、鞋子、漱口缸和挎包中偷偷塞下熟鸡蛋,最后,短促的爱情给她带来一段短促的幸福。所有这些温情的部分贯穿《刘氏女》始终,作为惊悚的隐隐背影和沉实注脚,相互映衬着构成了《刘氏女》的主脉络。

暴戾和温婉,成为同一人物截然不同的两个层面。刘月影杀夫之后,竟然冷静从容,以最日常的方式腌制丈夫尸体以销毁证据,这残暴女人的故事,曾经让很多人整夜不敢入睡,同样是这个刘月影,在送与己无关的犯人汪杨氏下葬的路上,生怕棺材里的尸首被“雨打雷劈”,而不断增加自己扛棺材的负重。章诒和让读者看到的不再是绝对的、被定论的、单一取向的人物。

在一个惊悚小说家那里,温情常常作为调味剂,它可能是必须的,却不是决定性的。而《刘氏女》正相反,整部小说中,温情是它的基本支撑,假如它没有温情的部分,所有的耸人听闻都将失去原初意义。

章诒和显然不是要写一篇惊悚小说,看似表面的惊悚,甚至只是《刘氏女》的背景。虽然温情在小说篇幅上不占优势,又尽管现实中的温情可能不多或总是瞬间即逝,但是章诒和要让它和人如影随形。这是她的需要,她的传奇的需要,她妥善安顿自己内心和面对困境的不可间断的需要。

现实不缺传奇

有人会说,这是个老故事,有人会以为类似的惊悚只限于某些特定年代。有人习惯了把现实处理成历史,再以轻松的心态去保有距离地端坐重温。好像我们身处于无风如平镜的海平面。

《刘氏女》的故事随时可能发生,而且它的发生,是随处的和即时的。我相信今天正在发生的传奇的叹为观止程度,决不逊色于《刘氏女》。遮蔽和故作不知者该记着曾经的苏联小说的题目:《活着,并且要记住》。

遮蔽和故作不知的结果,是只求娱乐到死和感知麻木。只看最近的几年,我们对矿难、食品安全、地震、泥石流等等,已经经历了从揪心到冷漠的全过程。我发现“关注的疲劳”比“审美的疲劳”更可怕,人们的神经在不知觉中渴求的是更刺激、更炫目和更荒诞,承受力也在被苦难塑造得前所未有的“坚强”,连灾难也要求出新,要多来点花样翻新,这种内心的僵硬物化是毁灭性的。现在,需要慢慢的细腻入心的神经恢复,保持一个人对苦难和恐惧的本能的敏感。

读了《刘氏女》,感到在 2011 年该出现更多类似的作品了。

力度和空间

作者在书前有一段话注解了《刘氏女》的写作:“很吃力,也很卖力,用尽力气也未必好。”看来作者也意识到了某些不协和,而且保持了现状。

用力是个操作技法上的词,也许作者想克服它,却又感到难以克服。以自己的方式写自己所想,即文学的原本,那么章诒和的用力过猛是“章氏之猛”,是她的清理不掉的风格。

和很多以写惊悚故事为生为业的人不同,章诒和的《刘氏女》是连心连肉的,是她个人救赎解脱的一部分。所以,她越随心去写就越无法克制地用力过猛,她的猛,重要不在写作层面,是内心之猛。

原始,狠,粗粝,急促,又夹杂着情绪夸张和不节制,我想,这就是“章氏之猛”,是她留给读者的 21 世纪中国版的《活着,并且要记住》。

在少年时那个缺乏电视和网游的时代,阅读,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几乎是唯一的精神慰藉。但即便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思想启蒙的时代,可以从阅读中获得娱乐的书籍依旧少得可怜。因此,像《水浒传》这类名著经典就成了那时候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

成年后,随着眼界的开阔、知识、阅历的增长,重读儿时快意的《水浒》,每次竟多出了些许沉重。一个个刀光剑影的故事,充满了残酷和血腥。

真正把这种感觉明晰化的,还是看了十年砍柴写的《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7 月)一书后。十年砍柴用一本书的篇幅,剖析出大宋王朝到江湖草莽的种种生存法则。在一个个“逼上梁山”的故事中,贯穿其中的规则就是金钱与权力的丛林法则。

在《水浒》的世界里,无论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动、经济活动,读者看到的是处处不公正,处处由权势和金钱说了算。高俅儿子仗着乃父势力,就敢对军官林冲欺男霸女,栽赃刺配;高俅的堂弟的小舅子也跟着作威作恶,强行霸占世袭罔替的贵族柴进家的房产;蔡太师权倾朝野,于是他的儿子、女婿们都能做大官;在《水浒》中,几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权力和金钱来左右诉讼的输赢。

可以说,在《水浒》中,决定输赢胜负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资源。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公道是那样苍白。而宋江所拉起

《闲看水浒》：解析丛林山头中的暴力世界

文\ 陈岚桦



的“替天行道”的大旗,不过是一面温情的面纱。

更重要的是,十年砍柴还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任督二脉。他指出,《水浒》中的种种残余在今天并未完全消失。水滸中所描述的监狱黑幕、权钱交易、司法不公,仍在今天有市场。例如,武松在孟州监狱中见到“盆吊”、“土布袋”这种骇人听闻的处罚犯人的方法,而现在有犯人在“躲猫猫”、“喝开水”等而导致在监狱死亡的事件;宋江到哪里都呼风唤雨,即便是在江州坐牢,也是活得异常滋润。日日有戴宗、李逵陪着喝酒游玩,为了宋江吃上一口鲜鱼汤,本应监管他的李逵,却在浔阳江头和张顺大打出手。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黑社会头子在监狱中类似宋江如此逍遥的也时有发生。例如,东北一个城市的黑老大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中,依旧过得是“星级生活”。

正如十年砍柴所言,《水浒传》不只是一部通俗演义小说,还是一部社会学与历史学著作,蕴含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时至今日,梁山的“潜规则”依然存在于现实当中,鲁迅说的改造国民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幸运的是,时代不同了,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民主、法制毕竟不是外国人才有的奢侈品,法制的观念正在不断地深入人心。正如十年砍柴在《闲看水浒》修订版序言中说:“告别梁山,是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的愿望。法治,平等,权利等理念已在更大范围内在苏醒。这是不可更改的时代指向。”